

化在今天的内蒙古，故称“稚庵又远游”。本年十二月初二《日记》：“士吉之妹适钱稚庵者，以产卒。”

几个月中“两闻噩耗”，故其内心“若焦若熬”矣。

翁氏回京后，刚好遭遇了同治帝因天花而薨，所以说“时事大难”。从此信可知，翁同龢已有过回归家乡“笔耕自给”的准备。想不到慈禧太后器重他，让他当小皇帝光绪师傅，并逐步进入中枢，这就是“命”。

七

士吉侄：

得函，悉种种。海上之行（“海运”差使）承徐君意良厚。君子不轻受人之惠，后将何以酬之？

帮董任较重，由沪达津，必当助理。抵津时，恐尚须押运等事，不可汲汲入都，致人议其避就。

此间平平，二月中旬海珊枢由海舶南归，亦甚伤惨之事。到后侄可妥为照料。鹿卿亦令到沪也。百感茫然，聊此奉嘱。不一一。

叔平

正月十八日

按：此札写于光绪五年（1879）正月十八日

士吉侄未中举人，在苏州书局当过差，又在松江当过教谕，但都不是长久的，失去了差使，又要找新的。古代失意读书人的生存状况是很艰难的。光绪四年十一月初五得士吉函，求海运。海运差稍优，每月大概可得廿多两银子。初八《日记》：“灯下作徐雨之、英茂文、刘芝田书，为士吉说项。此等真乞食之文矣。”徐雨之是招商局总办徐润，刘芝田为上海道刘瑞芬，英茂之乃江苏粮道英朴。从此札可知，徐雨之已答应给士吉海运差。士吉

的职务是“帮董”，意为代表绅董押运货物，责任重大，一个优差得来不易，故札中翁谆谆嘱咐。

“海珊”是翁同龢的嗣子翁曾翰，生父是翁同爵。光绪三年七月，翁请假，回籍修墓，二十六日抵里。八月七日突闻五兄凶耗，次日携五兄长孙翁奎孙乘江船抵武昌，具折展假一月，九月初六，奉五兄柩浮江而下，二十四日到家。因假期只有三个月，令曾翰回籍办理生父丧事，自己乘海船北上，十月十六日到京，适符三月期也。

筹儿在家乡办完生父葬事后，于光绪四年五月初返京，经过天津，得时疫，高烧不退，到北京后，于五月十四日去世。棺柩寄放在寺院内。光绪五年正月十七日《日记》：“近日筹思送曾翰柩回南，心气瘀伤，百端并集。”十八日《日记》：“是日定议由海船送筹儿柩，意甚惨戚。”此札写于此日。札中说：“二月中旬海珊柩由海船南归。”因士吉尚未到京，要到本年五月才成行。闰三月廿九日《日记》：“得士吉侄天津函伊于二十日抵津矣。”四月二十日《日记》：“士吉侄由津来京。”五月十四日《日记》：“回横街，议送柩回南，定计航海矣，真万不得已之举。”廿四日《日记》：“出城到观音院，一抚筹儿棺，此为诀矣，伤入骨髓……回横街，以川资二百交士吉收。龙杠六百廿吊、赏一百吊，交小山。”曾翰棺从京城到通州，要请杠夫抬，由小山侄翁曾桂负责。从通州水路到天津，再海运至上海由士吉侄护送。